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卜伽丘、杰克·伦敦

经典小说

上

黄顺华 张传宝/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卜伽丘 · 杰克 · 伦敦
经典小说

(上册)

黄顺华 译
张传宝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卜伽丘 杰克·伦敦经典小说

作 者 ☐ (意大利) 卜伽丘 (美) 杰克·伦敦

译 者 ☐ 黄顺华 张传宝

责任编辑 ☐ 李相状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08.75

ISBN 7—80606—482—6/G·110

定 价: [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卜伽丘(1313—1375) 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之一。是佛罗伦萨商人的私生子。生活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期。

卜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以爱情为主体的传奇和叙事诗,其中有《菲洛柯洛》、《菲洛斯特拉托》等。他最重要作品为《十日谈》,同时《十日谈》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十日谈》记述了十个青年男女为躲避鼠疫流行,居住于乡间而讲述的一百个故事,书中的故事多半是以爱情和聪明才智为主题,塑造了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封建贵族的腐朽和庸俗,赞扬了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了卜伽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

杰克·伦敦(1876—1916) 美国著名的进步小说家。生于破产农民家庭。一生经历丰富,做过童工,当过报童、水手,被罚做过苦工等。丰盈的社会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1900年开始发表作品。

杰克·伦敦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铁蹄》、《马丁·伊登》和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包括《热爱生命》、《在甲板的天篷下面》和《墨西哥人》等。其

中,《热爱生命》描述了美国淘金者的艰苦生活,表现了主人公坚强卓绝的求生意愿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在甲板的帐篷下面》描述了一资产阶级小姐虐待一穷苦小孩的故事,再现了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总之通过这些人物描写,显示出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创作魅力。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目 录

卜伽丘经典小说

第一日	(1)
第二日	(59)
第三日	(159)
第四日	(239)
第五日	(304)
第六日	(371)
第七日	(404)
第八日	(460)
第九日	(542)
第十日	(587)

1

杰克·伦敦经典小说

热爱生命	(673)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697)
墨西哥人	(708)



卜伽丘经典小说

第一日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的天性是悲天悯人的。我知道，在你们眼中这本书的开端未免沉重凄惨，令人想起前不久那次可怕的瘟疫，死尸遍地、十室九空的情景令人伤心，亲历或耳闻的人至今心有余悸，那惨象仍历历在目。可是我不希望你们在打开本书之前就退缩，认为阅读时会叹息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凄惨的开端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险峻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风光旖旎、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疲劳，疲劳后的坦荡平卧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度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苦痛也会变成快乐。经过短暂的痛苦（我说短暂是由于它只有几页），接下来的是甘美和愉快，这一点我事先作出承诺，免得你们因我不事先交代而不耐下性子等待。说真的，如果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带领你们沿着一条不算崎岖的道路到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方，我很愿意那么做，可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看到的事件的铺衬，不追溯背景无法写下去，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想写的文字。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上帝的儿子化身降生之后，过了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壮丽繁华的都市——那有名的佛罗伦斯——流行一种致命的瘟疫。这种病发源于东方，究竟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罪孽上帝要惩罚我们，还是上帝受了天堂居民的怂恿，这还不大明了。在短短的数年内，竟夺去了无数生灵的性命。并且从东到西，毫不停留地以燎原之势逐渐蔓延。为了防止这种疫病，人类用尽了智慧，清除城市的污秽之地，禁止病人入城、指出个人保健的要点，颁布实行种种的卫生法令，笃信上帝的民众举行仪仗严肃的巡礼和其他各种仪式。但到了那年春天，奇异而可怕的事情仍然发生了。在东方染上瘟疫的病人鼻孔出血是必死的症状，但这里的症状有点儿不同，染疫的男女，都在胯下或腋下忽然肿起一个和鸡蛋大小的核瘤，人们叫它疫核，这疫核会传播到全身。但后来病症又变，只在病人的臂部、腿部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许多或大或小的紫黑色斑点。这种斑点也是必死无疑的预兆。

医师的劝告和药物的救治都不能阻止这种疫病的蔓延，许多不学无术的人，因为社会的需要，也像受过训练的医生一样，开始行医治病。究竟是根本不可能治好这种病，还是医生无能，找不出发病的原因，不能对症下药，没有人能弄明白这个问题。多数病人，大概都是在疫核出现后的三天内便死亡了，有许多病人根本没有发热或者别的迹象；在这场瘟疫中能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这种疫病十分可怕，传染十分迅速，即使是健壮活泼的人，只要一走近病人，便会传染得病，就像猛烈的火焰吞噬附近干柴一样，更不用说和病人谈话或接触了。哪怕是碰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一下病人摸过的东西或者穿过的衣服，都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如果不是可靠的朋友告诉我，我真不敢信那骇人听闻的事，更不用说写下来了。因为这病的残酷，不仅能由这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而且由病死的人的衣物也能传染，能传染到别种动物身上，许多动物竟因此丧命。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件事：大路上放着一些病死的穷人的破旧衣服，沿路来了两头猪，像往常找东西吃的时候一样，伸着长鼻子拱了拱破旧的衣服，然后又嚼了一阵子，突然两头猪都倒在破衣服上，像吃了毒药似地死了。

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依然健康的人中间带来许多焦虑和恐惧，到头来他们不得不实施一个相当残酷的措施：尽量避开病人和他们的东西，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持健康。不少人以为生活有节制、禁戒一切过度的行为就能免受灾病之祸。所以他们三五结伴，藏在自己家里和没有病人的地方，远离尘世。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活得舒坦些，适度地享用美酒佳肴，遇事适可而止，不与任何人谈话，对外界的死亡或疾病的情况不管不问，借音乐和别的力所能及的娱乐度过光阴。另一些人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说只有敞怀吃喝，纵情快活，尽量让自己的欲望满足；纵情玩乐，才是对抗疫病的灵丹妙药。他们说到做到，尽力实现愿望，夜以继日地从一家酒店赶到另一家，肆无忌惮地纵酒狂饮，大笑狂歌，甚至冲进别人家里为所欲为。这一点很轻易就能做到，因为大家聊以偷生，似乎明天不过日子了，自己的家业都置之不顾，许多私人住宅好像成了公共场所，外人只要愿意，可以随便走进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横下一条心，飞扬跋扈，连病人见了他们也躲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让三分。

我们的城市陷进如此深重的灾难和浩劫,以致于令人敬畏的法律和神圣的权威开始土崩瓦解。实际上,执政和神职执法人员和普通人一样,死的死,病的病,余下的和家人一起闭门不出,压根儿不能行使职权,所以人们无法可依,为所欲为。除去上述两种极端之外,还有很多人采取折衷的生活态度,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困闭室中,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尽情享乐,而是依据自己的胃口吃饱喝足。他们不是自我囚禁,而是手拿芬芳的花草或一些香料外出。他们时常闻闻这些芳香的东西,相信香气能提神醒脑,又能抵御充斥在空气中的死尸、病人和药物的恶臭。更有些人残忍无情(仿佛那样比较安全),说是避开疾病是治病的最有效的办法。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们只关心自己不考虑别人,许多男女背离城市、家宅、亲人和财产,住到乡间别人或自己的别墅里,好像认为上帝为了处罚作恶多端的人类而降下的瘟疫只能降到城墙之内的人们头上,不会蔓延到别的地方,还以为谁都不应该留在城里,否则末日即至。

人们各持己见,议论纷纷,但并非所有的人全都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全性命。事实上许多染病的人分布在各处,他们得病之后遭到抛弃,孤零零地奄奄一息,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指望街坊邻居互相照应了。人类似乎都六亲不认了。亲戚朋友大都老死不相往来,叔父遗弃侄儿,哥哥、姐姐遗弃兄弟,乃至妻子遗弃自己的丈夫,好像都是平淡无奇的事。最难以相信,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是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父母不愿照顾自己亲生的子女，好像并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样。

大多数得病的男男女女都无人照顾，只得求助于极少数侠义的朋友，或者贪婪的仆人。因为在这时候，哪怕是提高工资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受雇，就是有几个愿意受雇的，也都是些粗鲁无知的人，没有看护的常识，只能是病人要什么给什么，或者看看病人何时断气给病人送终。这些仆人在挣大钱的同时丧命的也不可胜数。正因为一旦染病便无人过问，亲戚朋友不相往来，仆人又十分难雇，就发生闻所未闻的怪异风俗。美貌的贵妇染了病，会毫不犹豫地雇用壮年的男子做侍仆，当病情需要时，会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一样毫不害羞地裸露身体的任何部位。所以一般病愈的妇女比以前的道德观念要松懈，这大约也是原因之一。

许多本来可以保住性命的病人，由于无人照顾或者照顾不周，大都死了。再加上疫病传染力极强，而且缺人照顾，城中居民无论在白天黑夜都大批大批地死亡，这种情况只要睁眼看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不需要调查探问。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人们中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和以前大相径庭的风俗习惯，这都是因为在疫病中人们需要的啊。

按照以往的风俗（如今也是这样），谁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女人同死者的女眷合在一起，为去世的人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其他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口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教士来了，他们的级别要依据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抬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跟在后面，蜿蜒着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当疫情日益严重时，这些风俗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部分给废除了，而新的规矩随之而起。病人临终时不但没有女人们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一个人在场，能够获得家属的真心哀伤和辛酸眼泪的人少而又少。与之相反，大多数活着的人及时打闹嬉笑。本来女人天性富于同情，而今为了身体健康，竟出乎意料地学会了那种风气。守护尸体去教堂的邻人最多十来个儿。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声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职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最下等之徒。他们步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在世时指定的教堂，而通常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完事。他们右面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寥寥无几，甚至有的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工夫一本正经地进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扔下灵柩就草草了事。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流阶级的情形更凄惨。他们因为贫穷或者企图侥幸，大多留在家里，染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顾，只有死这一条路才可以走。白天黑夜都有许多人倒在路上，虽然另一些人死在家里，也直到尸体腐烂发出恶臭时才被邻居发现。

市民当中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习惯：一旦发现哪家有死人，就找一些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对死者发慈悲，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妨碍他们自己的健康。第二天早上，街上路人会看到无数的尸体。接着运来棺材，棺材不足，往往就把尸体放在木板上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放着两三具尸体：夫妻、兄弟或父子。两三具尸体同时用一个尸架抬出去，也是平常的事。礼拜堂出来的牧师，两人一队，拿着十字架在前面走着，后面常跟着三四个尸架，由脚夫抬着走，牧师原以为是给一个人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行葬礼，结果常是不约而同地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葬下去。过去，人们习惯于以点烛送殡表示哀悼，而在那时，对于一个死人，比今天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会被认为是极其平常、无足轻重的小事。容忍在以前被认为是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学不会的美德，到这时，宽宏大度的君子随处可见，因为就连最鲁莽的人由于受了空前的灾难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

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都有整批整批的尸体运进礼拜堂的坟场，以至于尸满为患。那些拘泥古制要家属合葬的人，更感到坟场不够。后来由于坟地全部葬满了，只得挖些既深又宽的大坑，几百人合葬在一起。为节省挖坑的劳力起见，常把初运来的尸体像海船卸货一样摔到坑底，只盖上薄薄的一层泥土，然后把尸体一批一批地扔进坑里，直到装满才真正地埋起来。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惨状触目惊心，一言难尽，我不忍继续详谈，但需要补充的是城里凄风惨雨，近郊和乡村并不因此而能躲过浩劫（先不说小城堡，那里的惨状和城里几乎一样）。乡下分散的小村子里，穷困的农民和他们的亲属缺医少药，更谈不上佣人照顾，日夜都有人像牲口一样死在家里、路边和田野。他们也和城市居民一样恣意作乐，自暴自弃，放弃了农活和田地，每天都在等待死亡而不再料理牲畜、土地和自己辛勤劳作的果实，过一天算一天，只顾把手头有的东西吃光用尽。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对人一直极其忠诚的狗都被赶离家园，在没有收割庄稼的田地里任意徘徊。许多牲畜看起来很有灵性，白天在田野里觅食吃饱之后，一到夜里，尽管没有牧人带领，也会主动回到





住处。我们暂时抛开乡村再回到城里，苍天无眼，置人于不顾，人的心也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来因为疫情猛烈，二来因为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想照顾，任其自生自灭，从三月到七月，据说佛罗伦斯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发生那场该死的瘟疫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竟有这么多人。唉，有多少堂皇的宫殿、豪华的住宅、漂亮的府第以前人丁兴旺，达官和贵妇济济一堂，而今连佣人也全都死绝，一个不剩！有多少名门贵族的产业、庞大的财富留下来而无人继承！多少强壮的男子、如花似玉的姑娘、峥嵘的青年，就连加兰诺、希波克拉底和埃斯库拉庇乌斯也会看成是健壮的人，早晨还同亲友伙伴一起欢乐聚餐，晚上却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

必须言归正传了，因为叙述这么多不幸的事，我也感到悲伤、乏味。佛罗伦斯城里的居民多数都死亡了，所以礼拜堂里已经很少有敬神的集会。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庄严的圣玛利亚诺维拉礼拜堂，出现了七个年轻的女人，她们穿着恰合时宜的丧衣。她们的关系，无非是亲戚、朋友、邻居。其中最小的女郎，只有十八岁，而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八岁，所以均在妙龄；她们都是名门之后，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个个都是容颜姣好，体态轻盈，丰姿绰约。

如果理由不充分，我必须把她们的真实姓名写出来，但因她们下文所说的和所听的确有使她们难为情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慎重行事。况且目前社会的风气不像以前，又严谨了，而在她们当时，由于上文所说的缘故，人类纪律十分宽松，即使一些比她们老些的人也都享乐至上，何况这几位妙龄女子呢？再则我也不愿让那些妒嫉成性、对别人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的生活隐私说三道四的人用这些话作为抨击贞洁的妇女的口实。我只得根据各人的品格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以便让读者明明白白、毫无困惑地知道她们的个性。

取年龄最大的作为第一个，我们不妨称她做潘德尼雅。第二个叫菲亚美达，第三个叫菲洛梅娜，第四个叫爱梅里亚，第五个叫那丽塔，第六个叫内雪莱，最后一个理所当然地叫艾莉莎。她们事先并没有相约，那天在教堂不期而遇。见面之后大家围成一圈，长吁短叹，无心作祷告，便开始谈论眼前的情况和一些别的事。过了一会儿，大家不说话了，于是潘德尼雅开口说道：

“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和我一样，一定常常听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能。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导致别人的死亡也不违法。假如说人们的权利依赖于法律的实施，而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做法法律又认可，那么 we 和任何别的女人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采取力所能及的不妨碍别人的行动，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一想到今天早上和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各种设想，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我们大家早晚要为自己的下场提心吊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都具备女人的感情），既然我们都面对着完完全全的威胁，为什么不设法躲避？在我看来，我们留在这里就像是喜欢或者愿意观看有多少尸体运来埋葬，或者倾听教堂里寥寥无几的修士在规定的时唱圣歌，或者身着这身黑色的丧服向每一个到这里的人表示我们落到了多么悲惨的境地。我们一走出这门口，见到的除了病人便是在搬运途中的死尸，再不就是犯有罪行、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被当局放逐的犯人，他们明白执行法律的官员如今不是死了就是病人，便毫无顾忌地在全国四处乱跑，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嘲讽。我们见到的还有吸饱我们血的城市的渣滓，他们称呼自己为掘墓人，飞扬跋扈，到处横行霸道，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嘴里还哼着流里流气的小调，拿我们的不幸开玩笑。我们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快断气了’。假如说还有人为死者感到悲伤的话，我们听到的只会是一片哭声。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不是与我相同），发现原先人口云集的家里只剩下一个使女。我吓得毛骨悚然，在屋里走动时，好像看到了死者的灵魂，不是时常见到的熟面孔，而是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叫我心惊胆战的别的恐怖形象。因此，不管在这里，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总是不舒服，眼下更是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凡是心脏依然跳动、还能走动的人好像都不住在城里了。我经常观察到别的人，不顾廉耻，无论独身一人也好，成群结队也好，夜以继日地吃喝玩乐，为所欲为。不单单是世俗的自由人，甚至隐居在修道院里的出家人也觉得别人在干的事他们都可以做（清规戒律早已破除，他们沉浸于肉体的快感中，以为这样就可以得救），变得淫乱侈逸。假如情况如此（情况显然如此），我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还等什么？我们还存有什么幻想？既然问题牵连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凭什么要比其他的市民落后，迟迟不采取措施？难道我们以为自己不如别人？难道我们觉得维系我们生命与肉体的链条比维系别人的更坚固，而不需要提防伤害我们生命的威胁？我们错了，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假如我们有那种想法，那无异是糊涂透顶！只要想想这场残酷的瘟

10

卜伽丘
经典
小说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疫夺走了多少年轻年老的女人的生命，目前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因为疏懒或迟疑，我们虽想逃避却没有想出逃避的办法。我以为唯一的（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有同感）万全之计就是和许多在我们之前的人一样离开这个城市，同时要像躲开死神那样躲开别人放荡的行为。我们大家在乡间都有好几处别墅，为什么不搬到乡间去住，过清心寡欲的日子，在不超越理智的范围之内，任自己的兴趣宴饮欢娱。

“我们在那里可以鉴赏像大海一样荡漾着的麦浪，可以眺望青山幽谷间形态各异的树木，可以倾听鸟儿动听的歌唱，我们还可以抬头仰望那深邃穹远的天空，虽然上帝正在对人类泄愤，但永恒的美丽是永远不变的，与我们在城墙内所看见的天地，当然会大不相同。那里的空气是比较清新的，我们可以找到生活上有趣味的东西，又可以减少忧愁。虽说乡村的人们也和城市的一样在病死，但毕竟人口稀少，我们所能看见的悲惨的事情当然会少了。更进一步说，又没有人怀疑我们遗弃了别人。说老实话，我们是被人遗弃的，我们孤苦伶仃地在这种苦难中受煎熬，因为我们的亲属死的死，逃的逃”。

“实行我的建议，我们是无可谴责的；不赞成我的建议，只能得到痛苦、烦闷或死亡。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带些仆人卷起我们必需的物品，逃出城去，享受一下时代所允许的住在别墅中的快乐生活。让我们美好地生存下去，睁大双眼，看看上帝怎样结束这场瘟疫。并且记住：邪恶的留下，有损于他人；圣洁的出奔，却无害于我们。”

大家听了潘德尼雅的这番话，不仅称赞她的意见，而且表示愿意照着做，甚至着手讨论实施的细节，好像一起身就

